

Officialdom Story

# 白雾

王躍文

王躍文

◎著

官场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31533

Officialdom Story

# 白 雲

王躍文

◎著

內蒙

內蒙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雾/王跃文著. —呼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04-08510-8

I.白… II.王… III.文艺小说-中国-当代 IV.I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2468号

**白雾**

**作 者:** 王跃文      **责任编辑:** 陈国利 王 冰

**版式设计:** 蒋 柯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02年9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8510-8/I·660

**定 价:** 24.00元

## 内 容 介 绍

警员密布,即将开始的联欢会前却发生了枪杀案,一个个谜团也由此而起:杀人凶手为什么选择极为不利的时机杀人?目击者为什么要撒谎?一个大型企业的四十万股内部股究竟都进了谁的腰包?一个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副市长为什么行为诡秘?专案组在破案过程中为什么总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年轻干警周建中突破重重阻力,终于使案件大白于天下,但却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1

浓浓的雾气像是在天地间扯上了一块大幕，将整个城市包裹在其中。置身雾中，并不需要去特意留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粒粒细而迷朦的雾珠在眼前飘飘拂拂的，即使不用眼睛去看，单凭碰在脸上那一片湿湿的雾气，就可以判断出这雾有多浓，有多重。

董媛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亲自驾驶那辆奔驰送自己的父亲去同蕊休闲娱乐中心参加那个现在想起来显得十分神秘的聚会，应该说，当时的一切都很正常，不管如何回想，她也想不出那天有任何会出事的迹象。董媛的父亲刚从省委某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决定回到家乡定居。当天晚上，热情而又懂事的家乡市委各主要领导为表示一点地主之谊，特地在著名而又非常幽静的同蕊休闲娱乐中心组织了那个小型聚会，为这位在任期间为本市建设与发展给予了多方帮助与照顾的老领导接风洗尘。尽管是小型聚会，但市委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全部出席，安全保卫工作自然是毫不含糊，可谓是滴水不漏。

前一天的白天，市政府秘书长胡磊奉命带着他那一班秘书处的得力干将们进驻娱乐中心，并会同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人对娱乐中心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部署。晚上，一支极为精干的警卫小分队将进出娱乐中心的各路径道口严密封锁，甚至将警戒哨放到了五六百米以外，不知道的人乍一看到，真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当天，气象台并没预报有雾，可是好像是平地而起似的，天刚变灰，一片雾幔便覆盖下来，充塞了每一个角落。

不过突然之间升起的这雾幔并没有让董媛感到太大的意外，毕竟，这雾尽管来得突然，最多也只是影响了她的车速，并没有在

情绪上对她产生什么影响。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一个人，却让她感到老大的不痛快。

这个人就是她的中学同学周建中。

周建中在性格上有一种北方汉子的梗直之气：执著、热情、敢做敢为，同时又踏实肯干、豁达大度，心胸开阔，决不在背后使阴招，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男子汉。

当时奔驰车刚从山道上拐过弯儿，顺着个大陡坡缓步而下，正扯着能见度不到十米的雾幔直奔娱乐中心大门而来，不料周建中却突然站了出来，截断了车行线。

“请出示证件。”周建中向大奔敬了个规规矩矩礼。

董媛一见是周建中，心里立刻就来了气。她摇放下车窗，冲他嚷道：“好你个周建中，你搞什么？我爸的车你都认不出来！”

周建中裹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警用棉大衣，大盖帽子的帽沿上早已结满雾气凝成的小小珠。

“请出示证件。”周建中像是没看见董媛也没听到董媛的话似的，客客气气地又重复了一遍。

这一下董媛更来气了。她知道周建中这是故意在跟自己过不去，于是使用力剐了他一眼，吼道：“你没看见我爸在车里？你不认识我爸？”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要求我对通过这儿的任何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

“上头命令你这么做是为了啥？就是为了保证我爸和其他首长的安全！可是你看看，现在我爸就在车上！”董媛有些怒不可遏了。

董部长伸手拍了拍董媛的肩，让她别再吱声，然后从后座上探出半截身子，微笑着对仍在车外笔直地站着的周建中说道：“小周啊，你看怎么办好呢？证件嘛，我今天还真的没有带。平时呢，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交给秘书带着，可今天他们一个也没跟出

来……”

就在这时,交警中队的中队长带着两名交警急匆匆地跑过来,极其粗鲁地推开周建中,并训斥道:“建中,你这是找碴呢!还不快闪开!”说着忙弯下腰去,对车里的董部长敬了个礼,有些尴尬地说道:“对不起,部长,他……他是新分到我们中队来的,还不太熟悉……您请进。”

董媛气呼呼地关上车门,大奔缓缓起步。中队长和其他交警都一本正经地向着离去的部长座车敬礼。周建中虽然也敬着礼,但是他的脸上却明显地流露出一丝不恭和调侃的神色。

由于被周建中这么一搅和,董媛本打算在这个著名的同蕊休闲娱乐中心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好心情,实实在在地受到了沉重打击。然而她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就在此段小插曲过后仅仅几分钟,在这个受到严密警戒保卫的娱乐中心里,竟然会发生一起不仅震惊全省、最终还惊动了千里之外的中南海的枪杀案。

## 2

奔驰车起步后,交警中队的中队长立刻用对讲机把董部长已经到达的消息通报给了晚会筹备小组——筹备小组设在娱乐中心大厅一侧的耳房内。

接到这个通报的是筹备小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市政府秘书处的白晓桐秘书。按照胡秘书长的安排,任何人接到通报,都必须立即向他本人汇报,不得有任何迟疑和耽搁。同时,还需立刻去找秘书处一个姓掌管着娱乐中心贵宾室钥匙袁的秘书,及时打开贵宾室那扇雕花木门,把老部长迎进贵宾室去休息。

袁秘书三十出头,但在市政府秘书处却是个年轻的“老干家”。他为人机巧而沉稳,处事圆熟而不失方寸,上下左右各色人等对他都颇有好感,就连轻易不当众夸人的大学副教授出身的胡秘书长,竟也不止一次地当着秘书处全体秘书的面,对着袁秘书说:“小袁,你天生就是一块做秘书的料。难得,太难得了!”

按原定计划,只要董部长一到,警戒任务的重点就从外围转入娱乐中心内。负责外围警戒的人,除留下少数几个在主要道口值班以外,大多数都可以去屋里暖和了。按说,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市领导迎接老部长的聚会,根本不需要如此警卫森严的。然而近来情况特殊,市里加大了大型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致使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干部被调整下岗待业。因而也就难免会引发一些不愉快,就像处理所有其他的人事问题一样,也产生一点不可避免的失衡。因此常有一些下岗人员满怀怨愤地聚集起来,直接到市政府大院去“讨说法”,有几次甚至把城内几条主要道路的交通都堵塞了。胡磊担心他们今晚得到消息会到这里来找事儿,因此特别



加强了对娱乐中心的戒备,同时还开通了好几条通讯热线,以确保晚会的正常进行。

周建中眼看着大奔起步,准备回屋,可他走了没两步,却发觉大奔突然又停了下来。直觉告诉他,这次的停车跟他有关。因而他停下,略略倒转过身子,避开那正面扑来的雾气,向车子看去。果然,董媛一下车,便气呼呼地向他走过来。

“周建中,你出息的很嘛!”

“多谢!”

“你以为每天都会有一辆省级部长的座车来让你拦截,以满足你那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吗?”

“离休的部长?!”

“离休的又怎么样?”

“我打心眼里尊敬老干部。但我不会把我的尊敬延伸到他们那些只会跟人胡搅蛮缠而又自以为是的女儿们身上。”

“自以为是?”董媛的脸一下涨红了,“周建中,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更自以为是么?你要不自以为是,堂堂一个法学院的高才生、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副大队长会沦落到今天站大街的地步?”

“没有我们这些站大街的,你们这些奔驰来奔驰去的人,能笑得那么潇洒舒适吗?”

“你……”董媛无奈地冷笑了一下,“我祝愿你永远这么站下去!”

周建中也回报以冷笑,他刚想也这么回敬她一句,但话到嘴边却突然不做声了。迷迷糊糊之中,不知是什么吸引了他,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把一直正对着董媛的视线突然间投向了董媛身后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片杂木林,杂木林里坐落着一幢破败了的小旧楼。这幢早已破败了的旧楼底层的某一扇窗户里突然闪出一点光亮,就是这点亮光让天生对意外现象特别敏感的周建中心里“咯噔”了一下。“对不起,有情况。”他立即跟董媛打了声招呼,便

转身向仍坚守在值勤点上的那位中队长快步走去。

值勤点上还停着一辆警车，在警车旁抽着烟的中队长对周建中的报告很不以为然。那片杂木林和那个破败了的旧楼是他们外围警戒的重点区域之一，下午他还亲自派人上去查看过，对旧楼上下两层的每个角落都曾细细地搜寻了一遍。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命令把底层所有的门窗都用板条钉死封闭，别说是人，就是只鸟也飞不过去一只，怎么会有灯光出现呢？“真见鬼！”他嘟哝道。

“不管是人是鬼，都应该立刻再派人去瞧瞧。我确实看到有道亮光闪了一下。”周建中坚持道。

中队长不想跟眼前这位前重案大队的副大队长较劲，于是便顺水推舟地说：“行，那就派你去吧。”

周建中忙又请示道：“在查明情况之前，是不是应该通知部长和其他首长先都别进入娱乐中心？”

中队长有点不耐烦了：“干吗呢？你小子是惟恐天下不乱吧？就算是某一个窗户里真有那么一点光突然亮了一下，又能说明什么？啊？能说明什么？”

周建中愣怔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它究竟能说明什么，但是……”

“什么但是？你不知道还瞎吵吵什么？今天都是谁在这儿聚会你知道不？拿这么点压根儿就没影的事来瞎搅和，影响了领导的大事，这责任谁担得起？周建中呀周建中，都说你是个天生的刑侦好手，可你也不能见风就是雨啊。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中队长嘴里数落着，心里却担心周建中会不依不饶地跟他争辩下去。因为真要斗起嘴来，他知道就是三个自己也斗不过眼前这一个周建中，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会被搞得很没面子的。可是没料到周建中竟先泄了气，无奈地说了声：“是……也许是我又错了……”就不再做声了。

这时，市委罗书记带着白秘书急匆匆走来，把中队长和周建中

叫到一边，低声地告诉他们娱乐中心出了点事：“有一位秘书不见了！”

“有个秘书失踪了？什么时候？”中队长和周建中都吃了一惊。

罗书记便对身旁的白晓桐说：“白秘书，你把情况跟他们再说一遍。”

白秘书清了清嗓子，让自己平静下来，尽量放慢语速，说道：“接到中队长的报告后，我马上按胡秘书长的安排去找那个袁秘书，让他去打开贵宾室的门，以便接待董部长一家人。可是不管怎么找，却怎么也找不到袁秘书。有人说看见他出了大厅的后门，向杂木林那个方向走了，还说是有一个背着小包的陌生人找他。可是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既没找到袁秘书，也没见到什么背小包的陌生人。”

周建中一听，敏感地脱掉大衣，边向警车走去边说：“我去瞅瞅。”

话音刚落，从那幢破败了的旧楼方向突然传出一声极其沉闷的响声，在场的所有人还都没反应过来，周建中却吃一惊，随口叫道：“枪声！”

随后又传来两声，这两声声音极清脆响亮。中队长也叫了起来：“枪声！”

周建中对着中队长大叫了一声：“快派人去保护董部长和几位主要领导。”说着，便发动着警车，向山上直冲而去。

但是周建中还是晚到了一步，等他赶到那幢破败了的旧楼里时，一队武警已经进入了现场，胡秘书长正在布置保护现场。而在旧楼门厅中央的地板上淌着一大滩鲜红的血已经冻结，在冻结的这滩血泊里躺着的，正是那个被认为是失踪了的袁秘书——他已经死了。

现场没留下任何凶手的痕迹。

### 3

周建萍真正瞧得上的男人，只有一个，她也就崇拜这一个人，这就是她哥哥周建中。现在谁都说，家里只要有一顶“大盖帽”，就什么都不用烦恼。可是她家已经有了一顶“大盖帽”，怎么就偏偏不管用了呢？四口人，至今还住着一间半坡平房，把走道和搁煤炉的地方全算上，还不足十五平方米。自己也挺聪明挺勤快的，模样也不输给谁，为什么偏偏就住不上那三室四室的新楼房，偏偏就铆定了要住在这破破烂烂的大杂院里？这大男大女的……周建萍胡乱地思前想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一晚周建中当然也睡不着。他俩的床挨着，中间只隔着一块单色旧布帘子。周建中睡不着，躺在那儿琢磨下午发生在同蕊休闲娱乐中心的那个案子。可是你琢磨归琢磨，别折腾呀！他不，他不仅折腾自己，还折腾床，折腾吊在房顶上的那盏昏暗的破灯。

周建萍真有些担心哥哥会把那盏破灯给折腾下来——他在拿一根棍子，隔一会就拨弄它一下。周建萍相信她的这个哥哥是会一番大事的，自己这个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周建萍终于忍不住了，她腾地一下从被窝里坐起，“哥，你什么毛病？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她掀开被子，趿拉儿上鞋，就要去夺周建中手里那根棍子。

这时从里间小屋里传出老爸的声音：“又整啥呢？都几点了？”

周建中急忙应道：“爸，没事，没事。”

周建萍也赶紧折过身去关灯，接着里间的小屋里又传出一阵

猛烈的咳嗽声。周建中和周建萍都忙着去拿开水瓶。

周建中大度地把先拿到手的开水瓶让给了妹妹。不一会儿，从里间的小屋里传出周建萍给父亲倒水的声音，然后是给父亲捶打后背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小屋里安静了，周建萍悄悄地走了出来。周建中从妹妹手里接过开水，感激似的拍了拍她。

周建萍低声道：“睡吧。”

周建中只是点了点头，却依然一动也不动地在被窝里坐着，过了一小会儿，他穿上衣服，还拿起一件棉大衣，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小巷子里黝暗，极安静，雾已经淡了。巷子里别无他人，只有周建中自己在慢慢地走着。周建中出了巷子口，点着一支烟，呆呆地站在十字路口的铁栏杆旁，慢慢地抽着，“唉！快三十岁的人了，爹病，娘住院，妹妹下岗……堂堂一个男子汉居然束手无策。三十岁啊！”周建中心里一阵难受，低下了头。

周建中努力地让自己从这种苦恼中出来，开始琢磨下午同蕊休闲娱乐中心发生的一切，也因此想起了董媛。

董媛，也是周建中今夜睡不着觉的原因之一。晚上回到家里，周建中与妹妹闲聊，妹妹像是无意似的提到了董媛。

“哥，你跟董姐怎么样了？”周建萍问。

周建中推脱，只说是没啥。

“没啥？人家可是大部长的女儿……”

周建中反感地瞪了妹妹一眼：“你给我打住。”

周建萍不解地：“怎么了？人家就是大部长的女儿嘛！”

“你不知道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你不知道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她董媛在追我……”

“一个男孩土头土脸地被一个女孩追了十多年，你还以为你牛气呀！我知道你心里喜欢董姐，就是不敢公开去追她……”周建萍开始提高嗓门。

“哈哈！”周建中干笑两声，“我喜欢她？我不敢公开追她？喊！”

“就是。跟你说吧，今天下午，董姐还上我们家来了。本来她不让我告诉你的……”

周建中一怔，忙问：“她上我们家来了？”

“她听说老爸病了，老妈住院了，我又下了岗，挺不放心的。她还……”

“还怎么了？说！”

周建萍犹豫了一下：“我说了，你不许骂人。”

周建中不耐烦地又瞪她一眼：“说吧说吧，你！”

周建萍想了想说道：“她听说老爸单位一年多没给职工报医药费了，临走时还留了一笔钱给老爸……”

周建中一下火了：“你们收了？”

周建萍也火了：“你知道董姐的脾气……”

周建中一跺脚嚷道：“你们就不知道我的脾气？浑！”

周建中刚想到这，腰间的BP机“嘀嘀”地响了起来。他取下看了一眼，很不耐烦地把它关上了。

## 4

呼周建中的是市公安局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道真。

傍晚得到报告说，同蕊休闲娱乐中心发生枪杀案，张道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谁也不可能挑那么个时间，到那么个地方去杀人，这不明摆着是要“自己害自己”嘛！这与常规常情常理太不合了嘛。随后，他飞车赶到了现场，并且在娱乐中心的贵宾室里见到了市里的全部主要领导以及董部长。领导们虽然没有当面对他说什么特别严厉的话，但张道真自然明白，此时首要的任务就是破案，擒拿元凶。说到破案，他知道自己肩负着推卸不了的责任，而且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建中。

谁都知道，周建中是他张道真的一员“爱将”。周建中大学毕业没几年，居然就能被提到市局重案大队到大队长的位置上，跟张道真的关系极大。可以说，没有张道真在暗中活动，他周建中就是再能耐再出类拔萃，在极其讲究资历的公安系统里，警龄如此短的他也别想能到这个位置上。可是周建中自己不争气，出了那档子事，替在张道真提拔他的党组会议上持异议的领导同志提供了反证。但是即使如此，张道真也没有认为自己错了。他从来没说过周建中是十全十美全知全能不会犯错误的，他反倒认为要让周建中成长成熟起来，就得允许他出错，并且鼓励他、帮助他努力纠错。要求一个干部完全不出错，惟一的可能就是让他变得猥琐，变得平庸。张道真认为周建中在“7.19”一案中出的错，并非是品质和人格上的错，而是在维护法律的独立性和神圣性，是在体现刑侦工作的科学精神。这正是周建中这一代人可贵

的地方，也是张道真之所以特别看重他的主要原因。

当然，周建中身上也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那得慢慢调教。但这种调教，决不能以让他变得猥琐和平庸为代价，张道真当然不希望周建中在受了处分之后就沉沦下去。晚上，重案大队大队长刘振山向他请示找什么人来研究同蕊休闲娱乐中心这个案子时，他一点都没迟疑地让刘振山立即把周建中呼来。但他万万没想到，周建中这小子居然不理睬他的呼叫。

第二天，周建中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慢悠悠地来到交警中队上班。刚进门，就被中队长一把拉住。“你小子昨晚又犯哪门子浑了？”中队长说着拉着周建中便往办公室走去，说是市局领导带着市刑侦支队的几位同志来找他了。

周建中不服气地道：“我怎么了？我没怎么！”

“怎么了？你自己拉屎闻不到臭气！昨晚张局一个劲地呼你，你不回。还怎么了？你小子误大事了！赶紧去认个错吧。”中队长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到办公室，给局里来的那几位领导面前的茶杯一一续上水便知趣地退出屋去了。

张道真冷笑着挖苦周建中道：“说，到底怎么回事，呼你都不回？你周建中现在了不得了，天老大，你老二！是不是？”

周建中的脸红了红：“不是。”

“不是？那就是天老二，你老大？”

周建中的脸更红了。“不……不是这意思……”

重案大队长刘振山在一旁说道：“昨晚张局连呼了你七八次，让你来一起研究娱乐中心那案子。多大的一档子事，你小子居然不回话，跟谁憋气呢？”

张道真睨了周建中一眼道：“可别跟我说呼机没电了，或者呼机没带在身上那种屁话。”

周建中答道：“呼机有电，我也听到呼机响了。”

刘振山说道：“那为什么不回局领导的话？”



周建中犹豫了一下，道：“我想……我已经不是刑侦支队的人了……”

张道真一听，立刻指着周建中的鼻子责问道：“你还是不是个人民警察？”

周建中不做声了。

“张局问你话呢！”刘振山说道。

“受了一点处分，就这么变着法地跟领导拿虾？”张道真问。

周建中忙分辨：“我不是拿虾。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的，根本没那个资格跟领导拿虾。但是，我对局领导这样处分我，有意见。我对局领导处置‘7.19’大案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对你们下令把我调离专案组也想不通……”

“你小子能不能别再提‘7.19’那档子事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刘振山急忙拦住话头，因为他知道张道真此时心里正窝着火，这时候提“7.19”的事，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可是张道真却狠狠地瞪了刘振山一眼，喝道：“让他说。”

周建中自从受了处分后，心里就一直憋着一口怨气，此时听张道真这么一说，于是他什么都不顾了，便竹筒倒豆子，一古脑儿把心里的憋屈统统倾泻了出来：“‘7.19’案的几个主犯携巨款潜逃，当时我们已经基本搞清了他们的明确去向，只要再有个十几天，就完全能够收网，将他们全部缉拿归案。为了这个案子，我和专案组的同志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十七个月，就差这最后十来天了，可是却突然不让再追下去了，这是为什么？我想不通。我怀疑其中……”

“周建中！”刘振山大喝了一声，打断了周建中的话。

张道真却不动声色，道：“让他说，我们应该让人抱有怀疑。”

“负案在逃的四个人中间，有三个人已经查实是市政府前主要领导的直系亲属！我们天天在讲要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